

# 空軍留美雜憶(下)

杜前位

## 國際學會缺我國旗

七月四日是美國國慶紀念日，在勞萊空軍受訓的所有外國學生八十九人，均全部應邀參與盛典，共襄盛舉；午後三時半，基地派出大巴土運送，由芬利少校率領，浩浩蕩蕩向丹佛市國際學會進發，丹佛市國際學會位於丹佛市洛根街一六〇〇號，四時左右抵達，五時正由國際學會主席胡伯思主持，講述美國建國歷史，並介紹丹佛市的由來及附近的風景。

胡伯思主席親自開香檳酒招待來賓。

國際學會義務服務人員，他(她)們係來自當地各階層，素稱「中國空軍之友」的安娜女士(Mrs. Anna. D. Mcrae)，她指定要負責接待我們，原因是以往來此受訓的中國空軍同學都由她接待，每逢週末或週日她都駕車帶我們去各處參觀遊覽。

當我發現國際學會所豎之國旗中獨缺我中華民國國旗後，乃向安娜女士說明，我要向我們的政府要求寄一面國旗來贈予國際學會，待寄來後請胡伯思主席接受，擇日隆重舉行贈旗典禮，此事由安娜女士向胡伯思主席洽談後得到首肯並同意照辦。

回到基地後即向華盛頓大使館武官處反映，到了八月七日有了結果，大使館訓令駐舊金山總

領事張紫常來丹佛市主持是項典禮；後因張總領事有要公處理，無法分身前來主持及參與盛典，並電請由我全權代為處理。

當時我在所有中國空軍人員中是官拜少校，出國時是上尉，在沒有接到代表張總領事贈旗之前幾天，收到華盛頓武官處轉寄由臺北空軍總部頒發的少校任官令，如今真是雙喜臨門，一面喜，一面憂，喜則慶賀丹佛國際學會出現了一面壯麗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華民國國旗；憂的是如何來主持此次莊嚴隆重贈旗典禮，與各方連絡，及通知在丹佛市的華僑社團轉知留學生屆時前來參加，共襄盛舉。

## 隆重舉行贈旗典禮

我自從受命後即着手安排時間，並與基地連絡官芬利少校商討各種雜務事項。基地連絡官芬利少校告訴我擇在民國五十年的八月十一日星期五晚上六時舉行贈旗典禮，主要的是機關學校週六及週日均不上班上課。他給我準備了一部禮車，派兩名基地憲兵(M.P.)護旗，另派開道車兩部引導，一部大巴土專門接送中國空軍及其他國家去參加當晚贈旗典禮的友邦盟國空軍同學。禮車係黑色別克轎車，車前插有中校軍階小型三角旗，迎風飄展；前面的兩輛摩托車由憲兵兩名駕駛開道引導，穿過市區大道，引導車響起一陣警

告聲，其他車輛讓道，一剎那風掣閃電般地奔馳而過，市區美國人投以奇異的眼光凝視地目送呼嘯而過的軍車從身旁疾駛而過。芬利少校手拿國旗坐於駕駛右側，我則坐在後排左邊；五時半抵達丹佛市國際學會，駕駛兵禮貌地給我開啓車門，我則賞美金五元(係自己付出)，進到國際學會後，芬利少校將中國國旗交與國際學會一位執事先生用旗桿穿上；六時正，兩名護旗憲兵踏着悠揚的進行曲，將中美兩國國旗插在腰間護旗帶的皮鞘中，合着節拍地走上講臺向後轉了一百八十度，面向觀禮羣衆立正站着，先奏完美國國歌，後即奏我中華民國國歌，當樂隊第一聲奏起II: 33-35……所有在場的中國人均高聲唱起：「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不會唱的洋朋友們均肅靜地立正站着，此時全場鴉雀無聲，行禮如儀完畢後，芬利少校喊出中國空軍杜少校將中華民國國旗贈予丹佛市國際學會，請國際學會主席胡伯思代表接受，當時響起一片熱烈的掌聲，當地的兩家新聞機構 Denver Post 及 Rocky Mountain News 的新聞記者，在我將國旗從我萬斤之手交到國際學會主席胡伯思之手一剎那間，攝影記者的鎂光燈及照相機拍照咔嚓之聲連續不停，當時心中感到萬分驕傲，這一歷史性的不平凡任務終於達成了。第二天當地報紙將這一消息刊登在報上，聯合國的同學亦趨前向我握手致

意道賀。事後我將剪報及照片檢呈華盛頓中國大使館，並將贈旗典禮經過情形詳細報告陳述，駐美大使館將此新聞及剪報傳至國內。

可惜的是其他兩位空軍同學陳廣良、榮益仁（已退役並進得克薩斯州大學攻讀機械工程系碩士學位，畢業後在美工作未返國。）因為所學不一樣，學成畢業返國，未能參加當晚所舉行的贈旗典禮。我回國後空軍總部總司令徐煥昇上將給予書面記功一次之獎勵，獎勵事由為「該員在美受訓期間積極推展國民外交活動績效卓著」，其餘四位亦各嘉獎一次。當晚我對來參與盛會的來賓講解國旗的由來，講完後，獲得熱烈掌聲。繼由連絡官芬利少校介紹另外幾位中國空軍同學，國際學會主席胡伯思先生致謝詞，並將所贈送的書刊，如「中國的空軍」、「天祝」、「今日臺灣」等均係中英文對照，希望大家能抽空閱覽，以增了解中華民國及中國空軍情況。散會後，安娜小姐告訴我有關國旗的維護及書刊的保管，她答應全權義務負責。事實證明無訛，乃係五十一年去勞萊基地受訓的空軍同學仍能見到國旗與書刊，是他們回國後向我空軍當局報告的。

### 美人天真見怪不怪

八月份的活動日程特別多，除基地安排的有·參觀美國空軍官校（U.S. Air Force Academy）位於科羅拉多泉（Colorado Spring），該校佔地寬敞，設備完善，除美國學生外尚有聯合國空軍官校派往交流的學生；中國空軍派往受訓的官校學生有三人，除此而外還有一位出身空

軍，在國內外語學校當教官在該校擔任東方語言的課程，他們都非常出色，頗得好評。我們在交誼廳談了一陣，因為還要去其他地方參觀，彼此說聲回國再見，並互道珍重。然後我們又去參觀官校的天文臺、語文訓練教室、科學實驗教室；我們又去參觀設在當地的一家銷路很廣，名叫庫爾（COORS）的啤酒廠及一家規模較大的名叫格致橡膠輪胎工廠，專門生產履帶及輪胎供應國內外。

八月廿六日是星期六，早上接到基地連絡官芬利轉來一張明信片，一位名叫帕爾斯的先生（Mr. Jladys. L. Parce）邀我們去他家吃飯，約定十點鐘駕車前來基地接我們，十時正我們準時在宿舍待命，坐他的車前往，到達帕爾斯先生的家門前，大門前出現一副中文對聯寫着：「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悅乎！」另外一邊則是：「和煦尤如春風，大地歌頌！」此聯係由當地華僑於春節時書寫相贈，用紅紙金字，頗光耀奪目；進到屋內，女主人立刻沏了一壺香片茶，並端出黑瓜子及花生各一盤；這時我們好像回到自己家中，享受無比的溫暖；茶具是中國江西景德鎮出品的，帕爾斯先生說他在一九四六年到上海時買回來的，一直珍惜着使用，視如至寶。瓜子及茶葉、花生等則由舊金山中國城華僑商店寄的，採購方式貨到付款。在美國用 C.O.D.（Cash Order Delivery）方式是非常流行普遍的，當時美國的幾家大公司如：西爾斯（Sears）、蒙哥馬利伍德（Montgomery Ward）均用寫信郵購；目前我國雖有類似商店出現，只是曇花

一現，無疾而終了。帕爾斯先生還拿出來許多古董如：聚寶盒、古時的錢幣，及法幣郵票等真是琳瑯滿目，美不勝收！更妙的是他買了一件繡有龍的壽衣及一雙壽鞋穿在身上問我們好不好看，我們說好看，讚美他有眼光，會買中國有歷史價值的文物。他拿出幾份過期的中央日報海外版給我們看，又拿出陶希聖先生的親筆函給我們看。這位先生原來是丹佛市電力公司總工程師的父親，也是國際學會執事委員之一，平時熱心公益，參與社交活動，尤對中國人特別厚愛，本着我國格言：「正其誼而不謀其利，明其道而不計其功。」來對待遠方的客人，當天我們玩得很開心，直到六時半吃完晚餐後，才由他們夫婦駕車送我們返回勞萊基地。

### 在國外慶祝軍人節

九月三日是我們的中華民國軍人節，這天又是星期六，上午九時從附近 AURORA 的費茲蒙醫院（Fitzsimon Army Hospital）中國空軍航空醫官陳法濬中校（當時係岡山空軍醫院院長，退役後轉任臺北榮總傷殘復健部主任現職。）來勞萊基地，我們一齊到軍官俱樂部（Officer's Club）去慶祝一番。因為是星期六不上課，故俱樂部上午去的人很多，有的人是去玩輪盤；有的人去玩擲骰子；有的人去賭廿一點；有的人去玩食角子老虎（Slot Machine）。當我向大家宣佈：「今天是我们中華民國軍人節」(Today's our Chinese Army Forces Day.)時，在俱樂部所有的美國空軍朋友，均舉杯慶祝，我連聲

說：「謝謝！謝謝。」中午我們一同去丹佛市吃中國飯，午餐後同搭巴士去附近的湖邊公園（Lake Side Park）玩，巧遇我們的氣象專家前輩黃厦千、吳孝振，二位先生住丹佛市，任職於氣象機構，於一九四六年由上海赴美；以氣象資料出售營利，舉凡農、漁、航空等所需氣象資料均照價供應。我告訴他國內的氣象資料係由中央氣象局免費提供，此係各國國情不同之故。軍人節就這樣平淡地度過。

我們雖然參加校外各項活動，但本身受訓的學科及實作每日課程均按原計劃進行，九月份功課是最重要的環節；諸如多歇震盪器、雷達、發射機、同步器、接收機、計算機、光學瞄準、紅外線、反電子等均要在短期授完，教官勃朗遜（Mr. Brownson），對我們五位中國空軍同學非常欣賞，上課用心聽講，實作認真，對各種故障檢修、判斷等均能確實。而受訓的成績為聯合國之冠，最差者為衣索匹亞國家空軍同學，對電子學科甚感頭痛，教官激起課來簡直頭大；最後還是讓他們畢業回國，真是天知、地知、他自知了。

九月四日我們去丹佛市華僑梁先生豁然府上作客，另外一位係中國石油公司探勘處的康大經先生奉派到美國丹佛哥登礦冶學校（Golden Mine Institute）研習探勘地質工程，彼此又多交一位朋友；大家在梁先生處吃餃子，康先生係北方人，麵食是他的拿手本領，十人份的餃子數量大部份由他包辦。午後又去附近長青鎮（Eyer Green Town）遊覽，巧遇由臺北來的空軍老前輩民航局長賴遜岩將軍，趁來美在紐約參加國際

民航會議結束後來丹佛市會晤朋友，並對我等生活垂詢甚詳！如有困難待返回臺北後代為設法向空軍總部轉達予以解決，我當時向老長官報告沒有問題，多謝關懷德意；可惜他於前幾年遠離人世。

### 退伍軍協年會演講

九月十三日係星期二，基地仍然照常上課，但這一天丹佛市要舉行一九六一年美國退伍軍人年會，地點選擇在丹佛市的希爾頓大飯店九樓舉行。我國駐美大使應邀在大會發表演說，還有美國的前副總統尼克森亦同時在被邀請之列，當時的退伍軍人協會會長係威廉·R·勃克（The American Legion National Commander, William R. Burke），因此葉大使想到在丹佛勞萊空軍基地有中國空軍軍官在此受訓，於是請大會籌備組電話勞萊基地指揮官安德遜少將（Maj. General, Anderson, Base Commander, Lowry AFB），由基地連絡官芬利少校親駕車來教室，向講課的教官羅曼（Mr. Frederick Norman）打個招呼，我們七位便回宿舍對服裝儀容稍加修飾，就搭乘基地為我們準備好的交通工具前往。開會時間定在十時正，我們於八時五十分到達。葉公超大使見我們七位到達後，就在會客室約見我們，對我們受訓情形垂詢甚詳。因距開會時間尚僅一小時，很緊湊，便飭我協助他從華府帶來的一位女秘書在八樓的 V. I. P. Room 幫忙整理當天要在大會講演的稿紙，我將稿紙一張張從頭到尾地檢整齊交予秘書釘好後就

交呈葉大使過目，約莫半小時後，葉大使已經把演說稿從頭至尾看了一遍，他告訴我說：他將與尼克森先生談當前核子戰爭的問題。十時正，各州的退伍軍人協會的代表按照排定的座次魚貫入席，我們七位則被安排在正中央的特別來賓席座位就坐，主持退伍軍人年會的勃克先生，先介紹尼克森先生後，然後介紹葉公超大使（Dr. George K. C. Yah），立即全場響起一片掌聲；歷時數分鐘之久，葉大使的掌聲比尼克森所獲的要多，究其原因，與會的美國退伍軍人代表都知道葉大使的口才好，英文造詣極高，對共黨理論有深刻的了解與認識。當天演講希望能夠認清中共與蘇俄相互勾結，對世界製造動亂，目的在使全世界赤化，而美國是世界上民主國家的領導者，經過二次世界大戰的痛苦經驗應該覺悟。演講完畢後贏得在場熱烈掌聲。我們七位離席後前往八樓的休息室恭候葉大使到來，又介紹幾位華裔退伍軍人代表見面。中午十二時半在丹佛市中國餐廳與葉大使共進午餐，由丹佛市僑領黃先生作東，飯後在中國餐廳門前合影留念，我將合影之照片放大後寄往華盛頓雙橡園中國大使館文化參事陶啓湘先生轉呈葉大使供作紀念；並收到葉大使於一九六一年九月廿七日覆示。

當我接到葉大使自華府寄來的信傳給其他幾位同學看時，不禁對這位叱咤風雲聞名中外的長者，對多難的祖國在外交上所作的傑出貢獻，萬分敬佩。在我們畢業學成（五十年十月十日）轉赴亞洛桑那州鳳凰城的天港機場（Sky Harbor Airport, Phoenix Arizona）接受六週在職訓

## 鳳凰城實習顯身手

練期間，得悉葉大使奉召返國逃職後即未返任。

十月十二日我們自丹佛市乘灰狗汽車公司 (Greyhound) 大巴士，於十三日抵達仙人掌王國的鳳凰城，來接待的是遠從德州阿馬雷諾空軍基地 (Amarillo AFB Texas) 的愛德華馬丁先生 (Mr. Edward Martin)，到了巴士站後，將隨身攜帶行李分兩批由馬丁先生送我們至城內范伯倫街 (Van Buren) 的克萊溫旅館 (Caravan Inn) 居住，這是由空軍當地負責的鹿克基地 (Luke AFB) 所訂的。

十月十四日正式上課又逢星期五，這天由導師馬丁駕藍色公務轎車來接送，車上噴有公務使用 (Official Use Only) 字樣，美國人對公家車輛使用規定很嚴，下班後絕對禁止使用公家車輛，而我們的這位實習導師就是一個鐵的明證。他於四十八年到臺灣來工作，在空軍的巡迴訓練組 (MTD Mobile Training Detachment) 服務，與一位中國女子同居，給住在美國的妻子知道了 (據馬丁告訴我：係他在臺灣共事的朋友將中國女友合照的相片給了她的太太所惹起來的)，以後便告到法院，具狀申請離婚。在美國，有關結婚離婚的事層出不窮，簡直是司空見慣的事了。馬丁尚有一男一女，年紀不過三歲及兩歲，因此他每日晨七時將小孩用自用車送往保姆處，下午四時半再自保姆處將子女接回家，而且保姆帶小孩係每小時七角五分計算 (民國五十年價格)。我們早上八時上班，下午四時下班，中午在

機場所設的自助餐廳用餐，中午不外乎吃漢堡、熱狗、三明治等類食物。旅館除供住宿外，另加供應早晚餐，週六及週日晚上則有表演，與目前臺灣之所謂「秀」(Show) 差不多；上下班用公務車接送。

我們住的寢室係兩人一間，有空調設備、電視等，週末及週日電視播映長片較多，有時到三四點才睡覺。因為係實習，又是停機線的在職訓練，碰巧的是當時東德、西德情勢緊張，美國空軍召回備役人員前往西德柏林支援空中走廊作戰。十一月十四日係星期一，天港機場頓時熱鬧起來，忽然有近百人應召歸隊，馬上換上空軍制服，佩上退伍時的階級；這時由鹿克基地派來與我們當連絡官的喬治·奧斯華德上尉 (Capt. George Oswald, USAF)，亦奉調支援新兵應召工作；第二天由美軍的空軍運輸羣用 C-130 運輸機運往柏林。在最後的兩個禮拜實習當中，從德國西柏林運回來的 F-104 雷達待修裝備，為數衆多，教官要求我們五位每天檢修四具出廠，以便及時支援。

在同一目標抵抗共黨侵略，又是實習，能多吸收修護經驗，對排除故障等都能對工作有莫大幫助，因此大家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終於達到了他們所提的要求，令美國人刮目相看。在十一月十七日結束了在天港機場的六週在職訓練，由亞洛桑那州的華裔參議員鄧悅寧 (Wing F. Ong) 夫婦作東，除我們空軍五人外，其餘奧斯華德上尉及馬丁先生亦應邀作陪，席間暢飲高歌，賓主盡歡。

## 歸心似箭裝返國

十一月廿七日由鳳凰城乘火車於十一月廿八日抵達加州曲維斯空軍基地，照例與來時相同，向接待處將旅行命令交與美軍運輸處，以便申請機票及訂座；晚上在招待所住宿，駐舊金山總領事館的副領事胡維禱來看我們，順便託帶物品交與臺北某要人。十一月廿九日晨在餐廳碰見由臺北來美受訓的鄒民光兄 (現已退役，任職於華航補給部主任)，是去新澤西州 (New Jersey State) 受訓。我們安排回國的班機是十二月三日，因此在曲維斯 (Trafis) 有三天逗留，終於暢遊三藩市，跨越金門大橋去阿克蘭參觀。十二月的天氣在美國已經進入冬季，這時才知道在臺北治裝時的大衣可派上用場。回來時是航行北線，由東向西飛，故需減一天，此次搭乘 Riddle Airline INC 雙舵型四引擎飛機，於當日晚八時在舊金山起飛；起飛前飛機前輪及尾輪均加套鍊條，後來才知道要經過阿拉斯加，並在安哥拉治 (Anchorage) 機場落地加油加水。凌晨二時抵達，機場跑道、滑行道均被皚皚白雪蓋住，只有憑駕駛員豐富的航行經驗安全落地，油水加完後起飛朝日本方向至菲律賓克拉克基地。起飛後一小時，突然遭遇大雷雨 (Big Thunder Storm)，飛機急速起降，其高度相差約一千至二千呎左右，為求安全起見，駕駛員將機內燈光及有關妨害安全的電路系統全部關掉，頓時機內的女乘客及小孩發出尖叫聲，似乎是世界末日到來。

十二月三日在克拉克基地住了一夜，十二月

四日自菲律賓搭乘美軍專機返回臺北松山軍用機場落地。這天正逢是星期日，除將託帶之物品交予聯檢處人員轉交高級長官外（他們早已知道），經過入境簽證、海關檢查，便叫了一部計程車至臺北火車站搭乘光華號返臺中，其餘四人各自回家，並約定十二月七日至原單位報到。當時召見我的是參謀長衣復恩少將，他知道我這次出國受訓成績很好，而替國家作了一些推展國民外交的工作，特勉勵回到工作崗位上發揮所學之長，貢獻國家。回到原單位報到後，我擔任新主管職務，聽人事主管告訴我，這個職位係大隊長吳佩生上校向空軍總部建議暫時不補，一俟我由美返國後即行發佈調補任用。

經過半年時間，洛克希德（Lockheed Aircraft CO.）飛機製造公司也就是生產 F-104 的飛機製造廠派了五人小組到我們基地來解決一些修護技術上的問題，以技術代表（Technical Representative）簡稱 Techrep（為了識別起見，他們在左臂上掛此綉的英文臂章）名義與我共事半年，並建立模擬測試臺（Mock up Test）以加強修護能量準確性，建立後由工作人員操作使用，並曾獲得各方讚許。前空軍總部政戰部主任梁孝煌將軍、吳寶華將軍均曾參觀此種新式裝備。因雷達在使用時其 CRT（陰極放射管）內電子槍（Electronic Gun）中有輻射放出來，對人體有害，到達身體有多少命琴（Rengen）時即可得知，於是我即申請購置，凡參與雷達修護人員均佩戴輻射鑑別證於左胸前，以確實保障部屬的健康。

## 部長德澤士氣大振

今總統蔣經國先生當時任國防部長，前來本基地參觀新式裝備時，詢問有甚麼問題，我曾經用書面報告請求雷達修護人員每日增加雞蛋一枚營養，以防輻射殺死細胞增加白血球，立即蒙承部長明智決定自民國五十一年六月一日起照准，全體工作人員對部長德意，真是銘感五內，從此工作更積極，士氣更見高昂。

五十三年武昌演習，我對先總統蔣公在巡視新武器系統作簡報說明，獲得嘉許；當時的聯隊長司徒福將軍晚上特請有功人員吃蒙古烤肉（Bar-B-Q）。

一年後各方面均配合密切，故戰力增強，中共不敢輕易蠢動；美軍顧問團基地顧問組人員原來每天都要來我單位一次，後來改成每週禮拜三及禮拜五共來兩次。並在牆壁上面掛了兩塊英文標語，一塊寫着：「Our mission is directly lock on the target-MIG.」意思謂：「我們的任務是鎖住米格為目標。」另外一塊則寫道：「Our duty is for keeps bird fly.」意思謂：「我們的責任是永遠保持飛機能飛。」（意思指飛機無論平時或戰時因雷達失效則停飛，而 bird 係鳥之意，但美國人之俚語則指飛機而言）。一切工作均步入正軌，基地顧問組及技術代表人員看了這兩句話後均讚不絕口。這次留美較第一次所作的事情尤多，如今文內所敘述的人物，目前均已自空軍退役，參與國家另一工作行列，貢獻心力，在不同的階層與工作崗位上默默地

耕耘，雖然是長江後浪推前浪，在一代新人換舊人之情況下，總算是一棒一棒地交下去了。

## 懷念大使兼及同寅

走筆至此，我對葉公超大使仍懷念不已。民國五十年聖誕節利用休假時日去臺北，那時他與一位老佣人住在臺北市松山路一〇八巷六號；乃係他在美國答應賜予墨寶，因此我特地由臺中去拜見，並順便將宣紙送陳，然而在其他雜誌上讀到與我同求墨寶的人亦相繼落空。

葉大使回國後以傳道、授業、解惑來培植下一代，而不願寄居國外，這正是所謂「葉落歸根」、「公忠體國」、「超然自我」的寫照。

我曾追隨葉大使一天，雖然時間很短，但源遠流長（因在國外），在國內係一小民，無法在葉大使逝世時參與弔祭，謹在本文之末恭撰：

「博古今，通中西，聲華絕代堪傳世」；

「宏氣度，薄功利，風裁千秋最感人」。以表追思！偶而翻閱照相簿看見我們幾位與葉大使在一起照相的鏡頭，他那堅毅的神情站立着，仍然栩栩如生，醜陋的尼克森則變得真醜陋了。

另外是我當時帶領出國的一位上尉名叫俞贛，於中美斷交前一週，舉家移民美國，據聞現居舊金山，退役後曾先後在臺中光華高工、淮陽工商擔任電子科教師，而現在生活並不太好。俞贛啦俞贛！你真是「愚幹」，但願你在國外看見了這篇文章後其內心感受如何？來信告訴我！也許我在今年內會去美國觀光時順道探望你，以重溫廿餘年前的舊夢。（全文完）